



新年谣

◆熊轲(宁夏中卫)

曙光听雪惬祥风，烟火含情眷眷融。
灯转霜华裊锦绣，珠悬红韵佩玲珑。
乡谣渐次寻光记，醉语留连新梦同。
早待春鸿酬骏彩，邀觴嘉气一笺衷。

黄河落日

◆祁飞龙(宁夏固原)

青铜峡外暮云张，赤浪浮金涌八荒。
沙碛忽惊孤雁起，芦烟惹怒朔风狂。
崩涛倒撼千峰影，残照斜熔九曲光。
莫道严冬凋万象，奔雷潜地启鸿蒙。

登贺兰山闲情有寄

◆张平(宁夏中卫)

信步登高添雅趣，凝眸驻足写松尊。
神闲聚起峥嵘骨，意远掀开云海魂。
千载奇峰堆玉雪，万年壑谷枕苍根。
雄鹰展翅凌风阔，静阅沧桑隐旧痕。

过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基地

◆张锐哲(宁夏银川)

贺兰雪淬暮光扬，紫玉垂挂坠露香。
千架云藤承雁影，一川星斗嵌霜浆。
纤霞漫卷商潮涌，驿梦遥随轍迹芳。
古陌潜凝凌信力，渐将芜秽换桑乡。

本版制图：朱佳妮(AI辅助生成)

湖|城|文|苑



北塔湖的秋沙鸭

李桂珍(宁夏银川)

去年10月的一天清晨，我沿北塔湖散步，天高云淡，近千只红嘴鸥在湖面飞翔，壮观极了。这时，我发现有几个小点在湖面起伏，举起相机一看，是4只不认识的水鸭，急忙按下快门，将其定格相机中。回家通过电脑查询，发现这群水鸭是秋沙鸭，迁徙路过银川。那时，我已在北塔湖拍鸟十年，是第一次拍到秋沙鸭。

第二天，我又在北塔湖发现了它们的身影，这次来了6只。俗话说，“新来乍到，摸不着锅灶”。它们怯生生地在靠近芦苇的地方来回游动，东张西望，时不时潜水抓条小虾吞进肚里。它们被远处人们喂红嘴鸥的喧闹声所吸引，但又不敢前去观察。8时30分左右，练习浆板的人下湖了，湖里所有鸟儿都飞走了，秋沙鸭从来没见过这玩意，更是早就就惊慌失措地躲开了。过了两天，秋沙鸭很快就会发现，人们只在湖上运动一阵儿，10时以后，湖面上就恢复了平静。于是，它们10时以后又来了，忙着捕鱼捉虾，吃饱喝足了就晒晒太阳、整理羽毛、大声地鸣叫，它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。5天过后，这种惬意的生活就吸引了四十多只秋沙鸭来此。

好景不长，它们很快就被北塔湖的银鸥

盯上了。银鸥体型更大，眼里有一种蛮横的光。当秋沙鸭终于从清冽的湖水里，费力地叼起一尾指头长短的小鱼时，一道闪电般的灰影便猝然而至。银鸥发出短促刺耳的“嘎嘎”声，翅膀带起的风，几乎将秋沙鸭掀个趔趄。秋沙鸭惊慌地一缩颈，那尾辛苦得来的小鱼，便已落入银鸥那贪婪的喙中。银鸥吞下去，得意地大声鸣叫，好像在说，“我是这里的霸王”。它瞥去的眼神，满是轻蔑与警告。此后，不少秋沙鸭离开了北塔湖，但还有十几只秋沙鸭舍不得这块地方，硬是坚持下来了。

起初的日子充满了惊惶与挫败，无论秋沙鸭游到哪里，银鸥都跟随着到哪里，像押解着“犯罪嫌疑人”。秋沙鸭想到人们喂红嘴鸥的地方看看热闹，银鸥前后夹击，不准它们离开，只能在指定的区域抓鱼。银鸥的劫掠，似乎成了它们每日的必修课。秋沙鸭的躲闪，显得笨拙而徒劳。这让秋沙鸭苦不堪言。每天在岸边目睹银鸥欺负秋沙鸭，我为秋沙鸭打抱不平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转机发生在一个无风的午后。阳光懒懒地照着，湖面平静得像一块厚重的琉璃。银鸥又一次袭来，姿态是惯常的骄横。秋沙鸭

这回没有拍翅惊逃，在那一刹那，它做了一个极决绝的动作——整个身子向下一沉，双蹼奋力一划，便毫不犹豫地没入了那片碧沉沉的湖水深处。水面上只留下一圈迅速荡开又迅速平复的涟漪，像个倏然闭拢的句号。银鸥扑了个空，盘旋着、困惑地叫着，最终只得悻悻而去——银鸥不会潜水。

过了许久，在十几米开外，一处芦苇的暗影旁，水面悄然破开，秋沙鸭湿漉漉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微微喘息。它成功了。它发现，那“霸凌者”的张狂，只存在于水面之上。水面之下，是一片银鸥的翅膀与喙无法触及的乐土，那里有摇曳的水草，有狡猾的泥鳅，有自己需要的一切。

深潜，成了秋沙鸭最有效的盾牌，它不再是只知消极避让的受气包。聪明的它学会了跟银鸥捉迷藏，趁着银鸥抢夺红嘴鸥的食物时，一群秋沙鸭中的几只迅速沉入水底抓鱼，在水底把鱼吃掉，然后浮出水面，另外几只秋沙鸭又迅速下沉抓鱼吃。等银鸥回来一看，秋沙鸭还在，就放心了。幸好银鸥不会数数，不知道少了几只秋沙鸭。用这种办法，秋沙鸭也能吃个肚儿圆。只是让我们这些想拍秋沙鸭吃鱼的摄影师失望了，一张都没拍到。

秋沙鸭沉默着抗争，却有如同岩石般的“不屈不挠”之感。那不是激烈的反击，而是用一种极致的“退”来守护自己生存底线的智慧。它们接受了无法在水面的热闹中分一杯羹的命运，转而将全部的注意力投向那片更自由的水下世界。不是所有的飞翔都要高过云霓，深潜，也是另一种接近“苍穹”的方式。

一个月的光景，在湖水的涨落间流走了。红嘴鸥的群落愈发庞大，银鸥们依旧“押”着秋沙鸭游来游去。只是秋沙鸭的眼眸里，先前那份怯生生的好奇与惊悚，已被一种沉静的光所取代。

最后见它们那日，是个霜晨。湖面腾着淡淡的、牛奶样的白汽。部分湖面已结薄冰，它们正在安然地游在湖心，细细梳理着翅膀上的羽毛，动作从容不迫，仿佛在检阅自己赖以飞渡关山的桨橹。随后，它们拍了拍翅膀，排成人字形，掠过开始结冰的湖面，消失在更苍茫的天际里。它们是候鸟，这里只是漫长迁徙旅途中的一处。湖上的纷争与探索，都留在了身后，成为它羽翼下掠过的一段风声。

我站在结了霜的堤岸上，目送它远去，心里却沉沉地满是它。

春立心上

樊树林(河南焦作)

“寒随一夜去，春逐五更来。”冬天似乎迟迟不愿离去，但立春时节还是马上就要到来。轻盈、温暖、希望……一切美好的事物开始在人们心中萌动，袒露着属于自己的优雅与柔情。

仿佛是一场无声的宣告，宣告着一种苦尽甘来的喜悦，彰显着改天换地的铿锵——春天已经开始“安营扎寨”，原野已经开始苏醒，“梅柳待阳春”的诗意已经蓄势待发，乍暖还寒时候，肃然立在徐徐吹来的风中，心中装满了春的生动和春的妩媚。

春立心上，便无寒冬。也许还在等待一场浩荡的东风，也许还在呼唤一场温润的雨水，也许还在盼望一场盛大的花事——立春也是时光迁移的门槛，就这样在这个时刻望见春天水的激滟、花的灿烂、草的油亮——憧憬着一个华丽的转身，就能与暖暖的春色撞个满怀！

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春天，也都有自己的立春模样。冬天虽然还延续着自己的威严，但一帘帘暖意已经漫卷开来，晕染出丝丝缕缕的风情；阡陌间蛰伏诸多时日的花儿，正在酝酿着“梦想”的故事；池塘里的薄冰正在融化，梦幻的涟漪正在荡漾……“一候东风解冻，二候蛰虫始振，三候鱼陟负冰”的立春三候可谓恰如其分，而这也正是“春之正剧”的铺垫和过渡吧。

自有春光，春暖无需过多时日就会迤邐而来。步行在喧嚣的街市上、徘徊于温软的清风中，阳光从树冠间洒下，光影间隐隐约约有鸟雀的啁啾之声，更增添了人们关于“草长莺飞”“姹紫嫣红”的联想……目之所向，皆是欢喜和希望。

立春的形象是多元的，更是立体的，它是一个名词，也是一个动词，更是一个感叹词，是孕育、是歌唱、是奔跑、是耕作，更是希望……在南边的窗下，用一盏茶的温暖、一束梅的幽香，晕染出关于立春的美好想象；继而在一首首与“立春”有关的诗词中，摇曳出关于春天的葱茏和妖娆，在物我两相忘中接受时光的滋养，在从容中将春立在枝头，也立在心上。

风车在田野里已经转了起来，鼓手们腰间闪烁的绸缎也在热烈燃烧着，砖瓦缝隙间的绿意也不甘寂寞破土而出……此刻，农历春节也风尘仆仆地向我们赶来，《回家》的歌声已经响在耳畔，乡愁席卷游子心头，家乡的一草一木越发清晰……是归去，也是出发；是旅途，更是归程……

风渐暖，寒将尽，无需等待繁花满枝，先在心里栽下一缕光，将春种在心上！

心|有|所|感

糖萝卜

杨富川(宁夏贺兰)

积蓄力量。

秋来收获，紫红浑圆的甜菜裹着黑泥被挖起，全家人围坐院坝削皮去皮。浆汁染红米色的手掌，是甜蜜生活最粗粝的印记。全乡的甜菜汇聚到收购点，拖拉机、驴车排成长龙，从清晨等到日暮。篝火边，人们搓着手闲扯收成，土的腥甜味混着烟味，裹着各自的苦涩与期盼。父亲接过卖甜菜的钱，总要数两遍，再贴身揣好——那是全家人一年的指望。

喧嚣落定前，母亲会藏起几颗最好的甜菜，留着熬糖。熬糖的夜，厨房是最要紧的地方。生铁锅坐在灶上，甜菜碎块混着井水入锅，劈柴的火舌却温柔舔舐锅底。土腥气逐渐漫出，母亲执勺一遍遍撇去浮沫，直到汁水从浑浊变得澄明。夜渐深，灶火映着她专注的侧影，满屋子的甜香越来越浓。后半夜，火要转温，只留几块炭炭煨着，浆液慢慢凝成深琥珀色。

天将亮时，糖熬成了。母亲用竹筷一挑，红亮的糖浆拉出千万缕金丝，闪着莹润的光，架起一道颤巍巍的虹桥。我们围在灶边，接过她用凉水浸过的脆糖，舌尖

一抵，那甜便化了——不是蔗糖的霸道，也非蜂蜜的单薄，是混着泥土芬芳、柴火暖意的醇厚，是父亲的汗水、母亲的守望熬出的味道。

后来我住校，母亲总让我带着馒头和糖浆。掰开馒头夹一勺，甜香漫过课桌，成了抵御孤独的底气。

再后来，糖厂的烟囱熄了火，甜菜地里长起了玉米，那口熬糖的铁锅也不知所终。父母亲走了，带走了那个需要漫长熬炼才得甜蜜的年代。如今，我的厨房摆着各色精糖，却再也熬不出记忆里的滋味——它们少了柴火的温度，少了耐心的守候，少了母亲那双带裂口的手递来的滚烫。

我终于明白，我们丢掉的不是糖萝卜，也不是熬糖的法子，而是一条流淌的河。它发源于黄土，漫过母亲守望的长夜，在童年的舌尖上，结晶成永不融化的甜。只余透明的糖丝，在记忆的风里飘飘荡荡。它们再缠不成实在的团，也暖不热那个没有母亲和糖的秋天。

那甘甜，是生命的绝响。那缕丝，是心中的乡愁。

生|活|广|记

留雪

张翼(陕西西安)

洗得净呢？

遇到初期的冬雨，人们需要打伞，那时又冷又湿，骑车难受，赶路更不好受。午后的雪纷纷扬扬，这时候就可以收起伞来，伸出手去抓一把，看看有几片能够落到手心。或者走慢点，让雪花落到眼镜片上。孩子对于雪花的感受，总是会更有兴趣，“咋有一点孜然味？”

新年的第一场雪，骑着无形的时光之驹，普降大地。县城开往省城的班车暂时停发，守着火炉子和一屋“古今传奇”的老人、缓慢行走的买菜人、在公交车里哈着热气背诵《出师表》的中学生、在路边车盖堆积的雪上写下“2026马到成功”的孩子，都让这场雪充满趣味。

下雪不冷，消雪冷。我给孩子说，很怀念小时候雪后结冰“溜滑溜”的日子。河道结冰或者泉水边溢出的水冻成冰，最多能形成长窄窄的一条溜冰道，要是落了雪，

反而滑不动。平常得借着到泉边饮牲口或者挑水的时候玩，很少能专门成群结队地去滑冰。这跟城里的滑旱冰完全是两回事，当然更没有动感音乐伴奏。可那份快乐，没法比。可是，即便把河道滑冰与滑旱冰的快乐加起来，也不如在老家门前的土坡上自造滑雪场滑雪。

扫出来的雪，用铁锹拍打紧实，适当铲削加固，一个露天简易滑雪场就能在短期内完工。用一块木板或是卸掉木把的铁锹头，坐上去往下滑。要么，干脆豁出新棉裤，往下出溜。天高地阔、雪厚人欢。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足以让一个村庄的喜鹊、麻雀、猫狗和牛羊都显出久违的欣悦。

冬雪肥田，每一粒雪最终都会回归到大田、滋养庄稼。太阳出来了，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，屋檐洒“雨滴”，寒至水凝霜，冰晶映月光，密密匝匝的屋瓦下长短不一的冰柱，也就在这奇妙的冷热交替中形成了。绵软细腻的雪，其实也有坚硬无比的质地。